



官版

七書講義

六韜二

八

□ 13
3033
8



門 口 13
033
8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三十四

六韜

六韜者太公所著之書也。六韜作於太公，以其時而論則周
王也。而叙書者列於孫吳司馬之後者何也。蓋書之所傳，以其
所得之先後而為序，不必拘其時也。那祀成湯之詩也。商人
知之所歌也。而乃列魯頌之後，魯烏得先於商乎。必其所得有
先後也。六韜不獲首於孫吳，亦此例也。

文韜

人得聞文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虵，非虎非羆。
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
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臯陶，兆比於此。



文王之得太公。或以爲夢。或以爲卜。文王夢得聖人。此夢說也。史編布卜。此卜說也。太公之遇文王。或以爲屠。或以爲漁。屠牛朝歌。此屠說也。漁于渭陽。此漁說也。噫。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聖人存則折之。聖人前聖既往。史傳所載。不能無疑。大抵聖人之用人也。以權而賢者之應世也。無常。文王之得太公。或以爲夢。或以爲卜。不足疑也。意其先夢而後卜。未可知也。在書有所謂朕夢叶朕卜。則先夢後卜。其理或然而吾則以聖人之權托於此也。太公之遇文王。或以爲屠。或以爲漁。不足疑也。意其窮時無所不爲也。唐賢有所謂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年來釣渭濱。則先屠後釣。亦未可知也。正吾所謂應世無常也。文王將田。史編布卜。其兆則以非龍非虜非虎非罴爲辭。在司馬太史公嘗紀之於齊世家矣。則文韜所載。蓋亦有所本也。其曰以之佐昌。

昌。文王名也。施及三王。以其佐文武與成王也。昔禹占得臯陶。其兆亦如此。此史編所以借是以實其事也。

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太公曰。臣聞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殆非樂之也。

文王既聞史編之言。知天之所遺者在是。故不敢輕之。於是乎致三日之齋。而講時田之禮。卒見太公坐茅而漁於渭濱。文王見其爲美丈夫。故勞而問之。試之漁樂。太公一聞其言。而情意相感。故因以言其志。太公謂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者。蓋人各有所欲。士君子貪之所養。將以求達之所施。昔諸葛亮入問其志。則笑而不言。及遇先主。一話草廬之間。而三分基業已定。則君子之志必期有得也。太公之志。非樂漁也。寓於此而

期於彼也。古者未行道之際，而求以行之，其志各有所樂也。初不在於物也。阿衡負鼎，百里飯牛，彼其志各有所得也。豈其樂邪？亦權之所寓也。若夫小人則唯其所作，乃其所樂也。故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之所爲必有似也者，以其事在此而意在彼也。非樂於此也。

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鈞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鈞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

太公既言漁之有似，文王未釋其意，故問其何謂也。太公因言鈞之三權，祿死官之所寓也。蓋鈞本以求得也，人之役於名利，亦以求得也。鈞之爲事雖微，而其情深遠，可以觀大。言天下之事，卽是而可知也。何小大之拘？夫三權之意，蓋言君子出處之間，當求之已，不可以苟合也。祿固可取也，然不可貪，官固可就

也。然不可冒，死固可爲也。然不可易，是三者莫不有權。知其權之所在，則萬鍾可受，豈以爲泰？三公可爲，豈以爲榮？剖心可忍，豈以爲難？不得其權，則亦不可以苟就矣。太公之意，蓋在於是也。噫，事必有所寓，鈞豈其所樂？詹何之鈞，豈其鈞邪？治國之道也。知詹何之鈞寓於治國，則知太公之鈞必非所樂。三權所寓，卽鈞之情可知也。

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至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文王既聞太公之言，乃求其情之所在。太公乃以物情與人情參而答之。蓋天下之事，惟志意相得者，乃可以盡其情。魚非水

則不相得。實非木則不相得。事而不得其合。亦何以行其事邪。故源深水流而魚生之情。始於此。根深木長而實生之情。始於此。君臣叶和。情同親合。事豈不由是而生。事生之情。亦基於此矣。傳曰。聖賢相逢。治具張。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情同親合。所以爲事生之情也。情不易見。必托之言語。應對之間。而後顯。蓋言心聲也。情動於中。而後形於言。故言語所以飾情也。而至情所言。乃事之極也。蓋事以情度。情以言顯。情之所至。則事之所極也。凡太公之所以言者。乃太公之至情。而其所言之事。則時事之極也。蓋當商之季世。是事極之時。而太公之告文王。乃其至情也。第恐文王疑而不之信耳。故謂臣之所言。皆至情無諱。而君惡之乎。文王之卜太公。正欲得其至情。而與之圖事。烏得有惡。故以仁人受至諫爲言。蓋人而有愛人之心。

者。必能納至忠之言。彼其所言。必以受之也。文王之仁。必已存矣。正欲得直言。而以利天下。夫何惡其至情。故曰。何爲其然。言必不若是其惡之也。

太公曰。縉微餌。明小魚食之。縉調餌。香中魚食之。縉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縉。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此言人君馭人之權。猶以釣取魚。而人爲權所馭。亦如魚之食餌也。餌之於魚。各隨其小大而取之。則魚無遺矣。魚之所以制於釣者。以食其餌也。人之所以制於君者。以食其祿也。故以餌取魚。則魚爲餌所殺。以祿取人。則人必爲祿所竭。何者。魚食於餌。人貪於祿也。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亦此意也。自是而推之。小而家。大而國。又大而天下。其所以取

之皆一理也。彼惟有所貪，故必有所制，所以皆可取也。嗚呼！曼曼繇繇，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樹斂焉。文王曰：樹斂若何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天下之理，盛者必衰，翕者必張。太公之意，大抵以陰謀爲尚，曼曼繇繇，其勢之盛，盛者必衰，故其聚必散，惟其始之嘿嘿昧昧者，而終則其光必遠，蓋無冥冥之志者，無赫赫之功，無昏昏之智者，無昭昭之明。天下之事，以微爲妙，聖人之德，亦已微矣，惟其微而不可見，此所以能成其大功也。聖人之德，人雖不見，而聖人於其至微之中，而能獨見之也。聖人惟能陰修其德，則其所慮者亦已當矣，故樂焉，惟其慮之也審，故必歸其所止之地，而天下可以樹斂也。文王未知其意，故復問以天下歸之之由，太公之意，蓋欲使之與天下共之，而後可以得之也。蓋得天下之道，不過乎公也，惟公也，故能與天下不可私也。天下非出於一人，而乃在於天下，故一人雖有所欲，不足以得天下，而天下之所歸，乃可以取天下，此所以爲天下之天下也。故同其利則得之，此公天下而以無心取之者也；擅其利則失之，此私一己而以有心取之者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此以公而得之也；秦

皇以始而傳位。此以私而失之者也。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此亦公天下者。能與天下同其利也。天有可爲之時。使人自爲之。地有可取之財。使人自取之。聖人之所以能使天下同其利者。以其有仁心也。武王觀兵孟津。待時而發。鹿臺有財。從而散之。皆所以與之共之也。其仁可知也。仁則見親。此天下所以歸之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免其死。解其難。救其患。濟其急。皆德政之所施也。武王之興。救天下於水火之中。使斯民得離其害。其德可知也。惟民歸于一德。此天下所以歸之也。至於義。則以宜爲尚。憂樂好惡。一合於宜。則必當與之共之。武王應人以興。則其憂樂好惡。必與之同。其義可知也。義者人之所共由。此天下所以赴也。仁與德與道。皆言天下歸之。而義獨謂之赴之者。蓋以義制事。人所共欲。故必趨赴之。至於大道之行。

則天下爲公。此道之所以能生利之也。汝墳道化。行葦忠厚。皆周家之所積也。道可以冒天下。宜天下歸之。文王一聞太公之言。而斯心適與之合。故信其所言。而實其所卜之辭。以受天詔。命爲言。蓋卜以天遺爲辭。故也。情合言投。若是。可不載與歸乎。然太公之德。非可以臣用也。故立爲師。此師尚父之號。所由起也。

盈虛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綉文綺。

不衣竒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
望薨桷椽楹不斲茅茨徧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梁之飯
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績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
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
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德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
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贍
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
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
也

盈虛治亂雖若有數實人君有以致之也非天時必然也建中
盧杞之禍唐文宗實基之而乃且引桑道茂之語謂天命當然
曾不知天理人事本一律也人事盡處是爲天理不修其所以

在人者而泥其所以在天者亦惑矣堯舜桀紂不可同日而語
也久矣寬簡之化慈儉之德堯舜之所以治也暴虐之政矯誣
之行桀紂之所以亡也故國之安危民之治亂在乎君之賢聖
不肖而不在於天時也文王聞在君不在天時之言乃求聞古
之賢君古之賢君其帝堯之世以崇儉爲德以務本爲業以任
人爲能以揚善爲尚以防民則有法以恤民則有政以馭下則
有權以奉養則有節自金銀珠玉不飾至於削心約志從事乎
無爲此崇儉之德也堯舜之世土器是用漆器不造至音是聽
淫聲不尚其於金銀錦綉竒怪玩好淫佚之樂皆所不好也又
豈有倡優后飾如秦之末俗邪珊瑚器用如晉之弊政邪作竒
技淫巧如商之季世邪好淫娃之音如鄭衛之俗邪宮垣屋室
不致粉堊薨桷椽楹不加雕斲茅茨雖遺而不剪衣苟可衣不

嫌鹿裘布衣。食苟可食。不嫌其糲飯藜羹。居苟可安。不肯以役作之事妨民耕績之時。又豈有丹楹刻桷。如魯侯之奢者乎。醜冠是聚。如鄭國之侈者乎。庖肥肉而民餓。葦築通天而民斂怨。如戰國之君乎。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也。以無心。故其治天下也。以無爲。但見其非心。黃屋優游岩廊而已。則其所以削心約志。以從事於無爲者。可見矣。尊位厚祿。以待臣下。此以任人爲能也。夫臣之所以修己者。既盡其道。則上之所以示勸者。必盡其報。臣而有忠正奉法者。此人臣能承君之命者也。若此之人。爲可任。故尊其位以貴之。廉潔愛人。此人臣能行己以恤民者也。若此之人。爲不貪。故厚其祿以富之。其在三代之世亦然。伊尹告大甲。以有言必求諸道。罔以辨言覆邦。是能忠正奉法也。阿衡上公之任。非伊尹其誰居。一介不取人。爲下則爲民。是能廉

潔愛人也。祿以天下。繫馬千駟。豈以爲過邪。民有孝慈之行。者愛敬之。有淑善之德者。旌表之。皆所以揚善也。其在三代之世亦然。成王嘗書其孝弟有學者。武王嘗式商容之間。是亦愛敬旌表之意也。務農桑者。從而慰勉之。所以重本也。其在周室。有興甿之舉。在漢世。有力田之科。是亦勉之之意也。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此防民之法也。必平心正節者。率之以己也。在成周之世。選賢能以長治。推禮樂以防情僞。立鄉刑以糾萬民。是亦禁之之意也。賞罰必當功罪。不以愛憎而爲輕重。此馭下之權也。其在成周之世。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內史以八枋詔王治。是亦馭之之權也。鰥寡孤獨四者。窮民也。禍亡之家。天患之所及也。必存養而賑贍之。此所以恤民也。文王發政施仁。成王荒政聚民。是亦恤之之意也。自奉以薄。言奉養之有節也。賦

役欲寡所以舒民之財力也。成周之世雖好用匪頒賜予莫不有式其於民也制斂法以年之上下起徒役毋過於一人是亦薄於自奉寡其賦役也能備是數者則民必安其所樂其業家給人足豈有飢寒之虞哉九年之潦民無菜色可以見矣若是則人之於上必有愛敬之心惟其有敬上之心故戴之如日月惟其有愛上之心故親之如父母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是則民之戴上之心可知矣文王既聞其言得不深嘉而盛美之歟故曰大哉賢君之德噫是德也堯帝之德也夫子嘗曰大哉堯之爲君則堯德可謂大矣文王得不嘉歎之

國務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太務欲使主尊人安爲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

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省刑罰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討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已物此愛民之道也

王者不能自尊以有民而後尊民不能自安以得主而後安是以尊主安人之道必先於愛民蓋愛民者人常愛之此所以人安而主尊也愛民之道無他焉必本之人情也三王之政必本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也我則生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也我則厚而不困人情莫不欲佚也我則節其力而不勞是以太公之

答文王必以利勿害成勿敗六者釋之且夫四民各有常業皆所以利之也書有所謂居四民時地利則利之必在於四民不失其務失則害矣農有三時所以成其事也傳有所謂不奪民時則百姓富則成之必在於不失農時失則敗矣刑罰不濫而後民保其生傳有所謂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省刑乃可以生之也不省而濫則殺之矣善爲國者務富民所以予之也傳有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則薄賦斂所以予之也不薄則奪之矣人得其佚則喜是不可無以樂之也傳有所謂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則儉官室臺榭可以樂之侈而崇則苦矣吏不擾則民安其業傳有所謂其政平其吏不苛吾是以不能去則清而不擾者民必喜苟濁而擾則怒矣是以善爲國者家視四海子視兆民一視同仁篤近舉遠其馭之也殆

如父母之於子兄之於弟其愛之之情猶已也飢寒勞苦豈不欲與之共賞罰賦斂豈不以身視之昔者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之飢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之溺與夫文王視民如傷是皆得愛民之道也蓋有恤民之心者必有恤人之政此其道也

大禮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下唯沉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爲上唯周爲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

君臣有異職斯有異分君以知爲職惟智乃能臨故爲上在乎臨臣以順爲職惟順乃能沈故爲下在乎沉以上臨下則易至於勢隔故臨者不可遠又欲親乎其臣也下沉而順則易至於不言故沉者不可隱又欲盡言于上也昔者光武明謨糾斷撥

諸將以方略本以智臨之也。然慮其或遠乎臣。故於鄧禹則常置之卧内。與決謀議。則臨而無遠也。可知矣。鄧禹深沉大度。是能以沉事上也。然不可或隱。故爲光武論諸將無遠圖。謂天下不足慮。則沉而無隱也。可知矣。至於爲上惟周。則以其運動而爲謀也。爲下唯定。則以其靜守以不變也。君之周。所以法天。蓋以乾道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有得乎是也。臣之定。所以法地。蓋以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有得乎是也。故周所以則天。定所以則地。或天或地。則大禮以是而明。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是則君臣之道。既有所取。而君臣之分。亦以是明。此大禮之所以成也。

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

此論聖人宅心之道。主位者。主之所以處心者也。安徐而靜者。所以退藏於密也。惟能安靜。則柔節先定於此矣。能靜而柔。此以謙處已也。惟以謙處已。故無心於勝物。宜其善予而不爭也。虛其心。則不蔽。惟能虛其心。故志以是平。平其志。則不欺。此以公而應下也。惟以公應下。故其所以待之者。皆不外乎正道。昔者文王之遵養時晦。則安徐而靜也。微柔懿恭。則柔節先定也。文王惟能以謙自處。故於昆夷之事。有所不辭。乃善予而不爭也。其克宅厥心。不識不知。是又虛心平志也。文王惟能以公應下。故以正伐商。非待物以正乎。吾觀文王之所爲所行。不無得於太公之開悟也。

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

其極

此論人主之聽不可不審也。書曰：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則是聽言者不可以妄許妄拒也。妄而許之，必其內無所守，故謂之失守。逆而拒之，則言不敢進，故閉塞。大抵人之所以謀事者，必其內有所主，不可窮極也。且以高山言之，其高若不可極也。然山之巔，或可憑而遊，則高山猶有可極之理。未足為難窮也。以深淵言之，其深若不可測也。然淵雖深，或可沉而沒，則深淵猶有可測之理。亦未足為難窮也。至於兵之為謀，本於聖人之心，有不可得而窮者。此神明之德也。神明之為德，聖人以心而運智謀，妙而難知。既神且明，由其神明而至於正靜之極，則其為兵也，必一而不變，寂而不動，乃其德之極也。昔者文王之齊聖廣淵，克宅厥心。此文王之所以

為神明之德也。故其妙至於之德之純，則其正靜之極為如何。文王惟充是德，所以能一舉而克商也。

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茲進，則明不蔽矣。

此言人主在於兼聽廣覽，然後可以益其明。以一己之聞見為聞見者，不若以天下之聞見為聞見。以一己之智慮為智慮者，不若以天下之智慮為智慮。何者？目欲明，耳欲聰，心欲智，聰明智慮，所以能廣者，非一人能自足也。兼天下之心耳而為之也。若是則天下之人皆將樂告以善，故輻湊並進，而明不蔽。昔者大舜之濬哲文明，則舜之聰明智慮為不可及也。舜之所以能若是者，以其能明目達聰故也。文王之聰明淵懿，文王之聰明

智慮爲不可及也。文王之所以能若是者，以其能詢彼八虞也。古之明而不蔽者，唯舜文爲能盡之。

明傳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弃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夫主以道勝，故道之所傳不可不明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傳於聖人，然聖人不世出，故道有所傳，亦有所廢。道之傳，道之所起也。道之廢，道之所止也。道之所以起者，以其知所以治身待

人之道也。聞善不能從，聖人以爲憂，則見善而怠者，是無志於善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則時至而反疑者，是失時也。順非而澤，聖人之所必誅，則知非而處者，是固意而爲之也。凡此三者，皆內而無所守，故不審所行，其何以能興？此道之所以止也。若夫所以修身者，極其至，所以待人者，無不備，則可以有爲矣。故道以此四者而起，柔不能靜，其失也懦；惟柔而靜，然後爲能定。女不能敬，其失也矯；惟恭而敬，然後爲得禮；以是而修身，其德斯爲至矣。太強則折，故強必濟以弱；太忍則懦，故忍不專，忍必濟以剛；以是而待人，其德爲兼備矣。昔文王之興也，微柔懿恭之德，積于厥躬，則文王之所以脩身者，能柔而靜，恭而敬矣。及其推是以待人，則又能兼備其德焉。以三分有二之勢，非不强也，而以服事商，是強而能弱也。堯里明夷之際，有所不恤，是能

忍也。而於伐商之事，必斷然爲之，非忍而剛乎？文王惟盡是四者，此文王之所以興也。太公之言，抑亦以文王之所爲者，而使武王繼之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厲公惟大於鄆陵之勝，厲公以死，非怠勝敬則滅乎？

六守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慎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

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完則國安。

臣有常德，民有常業，人主之所以君國主民者，其本在是。何以爲臣之德？六守者，臣之德也。何以爲民之業？三寶者，民之業也。六者以其出於人臣之所操守，故謂之六守。三者以其爲寶，故謂之三寶。六守者，仁義忠信勇謀也。富而不犯，是爲仁也。蓋富者易至於侈而失禮，若夫富而不犯，則不貪其富，必以分人而不至於犯禮，其存心必有仁也。昔者趙奢可謂富而不犯者也。王及宗室有所賞賜，悉以分子士卒，是富而不犯也。其仁可知矣。貴而不驕，是爲義也。蓋貴者易至於驕，以傲人。若夫貴而不

七書講義三十四
驕則不恃其貴而無自大之心其所爲必合義昔田穰苴雖以大司馬之尊而與士卒最羸弱者此是能貴而不驕也其義爲足取矣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必其忠者也付之而堅守不轉是爲忠也高祖謂周勃可以安劉卒之誅呂強漢不易所守者忠也爲下唯沉沉而無隱臣之道使之而不隱必其有信也充國圖方略於金城守便宜於屯田可謂有使而不隱之信也見危致命士之大節危而不恐必其有勇也李廣爲古賢王所圍乃且解鞍縱卧是乃危而不恐之勇也竒正發於無窮之源其應事也不窮則其謀爲莫善也張良運籌李勣多算皆不窮之謀也若夫三寶則國之所寶不可以借人借人則失威是無民誰與爲君也孟子嘗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則人民之可寶也明矣二寶則大農大工大商也農安其居

則可以足食故農一其鄉則穀足工安其居則可以給用故工一其鄉則器足商安其居則可以聚貨故商一其鄉則貨足是三者旣安其處則民有常業宜其無他慮也三者旣異其居則無亂其鄉而無亂其族昔者管仲分國爲二十一鄉農工商各有所居使農之子常爲農工之子常爲工商之子常爲商長遊少習不見異物而遷則其鄉與族必不亂也至於臣不可富於君都不大於國是又欲以上制下以大制小不可使之越分也如齊之田氏則富於君矣鄭之京城則大於國矣豈先王所以望後世耶故六守長則國昌以其得士者昌也三寶全則國安以其本固邦寧也

守土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

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

守土之道。以人而固。以權而重。無疏其親。無怠其衆。而下皆以人固也。無借人國柄。是又以權重也。親者親戚也。親不可離。故無疎其親。衆者衆人也。衆不可忽。故無怠其衆。左右則其鄰近者也。賴之以衛。故當撫之。四方者其交與者也。賴之以助。故必有以御之。旣盡其所以待人之道。則其於守土也宜矣。柄者上之所執。而下之所從也。不可以借人。借人則失其權。是倒持太

阿。授人以柄也。旣得其所以制人之權。則其於守土也亦宜矣。以至人之所侮者。吾不之侮。人之所趨者。吾不之趨。壑者卑下之喻也。卑下者人之所侮。吾則不掘壑。丘者崇高之喻也。崇高者人之所趨。吾則不附丘。本者農桑之務也。末者財貨之事也。本易以弃。末易以滋。故無舍本而治末。以至人不可以無斷。斷地不可不分。刺虎不可不斃。人其可無斷乎。日中不彗。操刀不割。執斧不伐。是皆不斷之過也。事不可以不防微。履霜有堅冰之戒。挑虫有維鳥之成。微其可不防乎。涓涓不塞。熒熒不救。兩葉不去。是皆防微之戒也。人君必從事於富。非欲聚財也。欲其有以及人也。不富無以爲仁。以其仁者樂施也。不施則人不聚。所以無以合親。疎親失衆。何以爲利。借人利器。得無失權。宜其不害則敗也。

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無疑。天下和服。

兵固有正道。未達其道者。烏能無疑。仁義之道。不過乎得人心也。衆之與親。皆以心相向。敬其衆而不之慢。則人必和。合其親而不之離。則人必喜。既有以得天下之心。斯可以盡兵道之要。故謂之仁義之紀。紀者言其法之要也。禮有所謂以紀萬民者。言以此法可以總其要也。昔者成周之際。周官所載。皆仁義之道也。校登稽比之法。必以時舉。所以敬其衆也。嘉禮之制。以親萬民。所以合其親也。宜其泰和之治。歡心各得。則其和喜爲如何。夫如是。故可以紀萬民。成周之際。惟備是道。此萬民之率伍。所以可得而會也。無使人奪汝威。所以謹其權也。因其明則無

作聰明也。順其常則不悖其常也。或謂因人之明。是以天下之目爲目也。順人之常。以天下之制爲制也。或以明爲曉然之理。天下之所共見者。吾從而因之。順者任之以德。謂彼不悖於理。吾則撫之以善。彼不順而逆。兵之所必加。故絕之以力。敬之無疑。天下和服。是敬人者人常敬之。所以能得天下之心也。

守國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齊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卽齊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仁聖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實固大矣。因其常而視

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爲之先唱，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讓，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四欲以天下之大計告人者，必不可使易得也。太公因文王守國二之問，而以天下之機告之。此大事也，不可以易言之，故必使文王齋而後語之，所以重其事也。夫天地之理至難測也，而有可得而見者，以有四時之所生也。仁聖之道至難明也，而有可得而證者，以有民機之情也。欲知天地之理者，卽諸造化之際而觀之，可知矣。欲知仁聖之道者，卽諸天下之機而求之，可知矣。是以堯之欽若昊天，而必命羲和氏以辨析因夷隩之時者，以其天地經常之理在於是也。堯欲授舜，必以其朝覲獄訟之所歸，以其仁聖之道在於此也。况夫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產而

萬物化，則天地者四時萬物之主也。聖人作而萬物覩，則仁聖者萬民之主也。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救之。此仁聖牧民之說也。且四時有代謝，萬物有榮枯。春，蠶也；萬物蠢動之時，故春主生，而物以之榮。夏，假也；萬物假大之際，故夏主長，而萬物以成。秋，以攀斂爲事，故萬物盈。冬，以藏復爲義，故萬物靜。四時雖有定位，而變化之道，有不可得而窮者。萬物於此盈則藏，藏則復起，亦不可得而窮。易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此則盈而藏，藏而起，莫知終始之說也。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所以輔相天地，而使天下之事各得其序也。仁聖之在天下，未嘗無也，而所以有隱顯者，因治亂而異也。天下治則百姓皆曰：自然，安知帝力？何有於我哉？此仁聖所以不聞於世。故曰：仁聖藏，及天下危亂之際，

斯民思后之心切必求仁聖而歸之而仁聖之君德澤始行於天下故曰仁聖昌此非仁聖有盛衰也消息盈虛理所當然也昔者唐堯至治之世蕩蕩而民無能名則仁聖之藏可知也及夏商之季來蘓之民望于湯迎師之衆歸于武而湯武之仁聖始昌矣是以聖人位乎天地之間其所寶者大矣寶者何位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其實不亦大乎聖人位乎民上不可以恃民之性而擾之故因其常而視之使民各安其所此楊子言虞夏之君所以曰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以其能因其常也若夫機之所觸則必有動焉機動則有從違所以得失爭焉惟有得失故善取天下者必有其術發以陰會以陽此聖人取天下之術也方其兵之未用之始則惟恐人之或知故發之必以陰陰者取其隱而難知也及其將用之際則復恐人之或不知故會

之以其陽陽者取其顯而易見也昔者文武之君伐商之際陰謀修德則發之以其陰也及牧野之役乃明誓以告天下非會之以其陽乎惟得其術故能爲天下先倡而天下從而和之此八百國之所以不期而會也極反其常則以道之所極不可以常理拘必權而後可也法有所謂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此反經而合道之說也其用之也必得其中時未可爲則莫進而爭雖三分有二未免於事商時旣可爲莫退而讓是以折箸毀龜必往而後可能盡此可以長守國矣此所以與天地同光

上賢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王人者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官室

臺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鄙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者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慎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慎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竒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慎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得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彫文刻鏤技巧華飾以傷農事王者

必禁之。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進賢退不肖爲治之要務也故王人上賢下不肖遇民以信至治之世也故王人取誠信去詐僞暴亂者有以傷吾之治故禁之奢侈者有以變吾之俗故止之成周之際以賢制爵所以上賢下不肖也在市有飾僞之禁所以取誠信去詐僞也以刑五禁所以禁暴亂也靡者使微所以去奢侈也人主之所上所下

所去所取所禁所止者在是此六賊七害所以在所防也六賊
七害皆不肖詐僞暴亂奢侈者之所爲此王者所以有以防之
也惟不肖詐僞暴亂奢侈在所去則吏民士臣必欲其各盡其
能爲民者必有常業故不盡力者不足以爲吾民古者間民無
常職猶轉移執事况有事而不盡力乎士以合志同道爲尚士
知而不誠信不足以爲吾士古者友以任得民則相與可不以信
乎事君有犯無隱人臣之節也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爲臣而
諫不諍豈其臣邪廉吏是爲民表故平潔而愛人乃其事也古者
廉潔愛人者必厚其祿不能平潔以愛人豈其吏邪至於宰相
大臣則軍國之所統陰陽之所總人君之所倚毘臣下之所取
法吏治之所由核勸懲之所自出萬民之所仰望盡是數職乃
必可以爲相不能則非相也若夫王者之道則儼然可畏如龍首

焉龍者人君之象也易於乾象以龍明之至九五之位乃人君
曰之位也則以飛龍在天大人造也爲言則王者之道如龍首也
明矣九重之上黼坐之間垂衣拱手俯監四海非高居而遠望
不乎前旒蔽明黈纒塞耳非深視而審聽乎天威不遠咫尺其形
王必有所示也獨運陶鈞之上其情不亦隱乎蓋不有以臨乎下
其則不足以得其心不有以密其機則不足以乘其時示其形者
也所以臨之也隱其情者所以密之也若天之高不可得而極若
文淵之深不可得而測此言王者之道高深如天地不可俄而測
度也人君之道唯若是其不可窮故其用之亦欲其當古人有
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故可怒不怒可殺
不殺皆當斷而不斷也是以姦臣得以作而大賊得以發此成
帝所以養成王鳳之姦而曹操所以不能除司馬懿也兵勢不

行是不能因天時以取之也。故敵國乃強。此吳王棲越王於會稽。而越王卒以伯是也。斯皆至當之言。文王安得不善之。蓋其言既盡乎理。則於吾不能無以美之也。其言如此。豈不感乎哉。

舉賢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真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齊侯問郭所以亡。父老以爲善之而不用。子張問中行氏所以亡。夫子謂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之。則有名無實者。豈王公之尊賢歟。求其所以失之之源。則在於王以妄譽而妄取之也。如以世俗毀譽而爲賢不肖。則朋黨之說進。而忠臣賢士無所容矣。昔者齊威王可謂不惑於毀譽也。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以至。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伐鄆。子不救。衛取薛。文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譽者。封即墨大夫以萬家。是則威王知以爲賢不肖者。不在於世俗之毀譽矣。善乎孟子之言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是則舉賢者必欲得其實而後可也。此太公所以欲使將相分職各以官名舉人而責其名實才能之相副也。

賞罰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賞罰二柄，勵世磨鈍之術，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化天下。況於治兵馭衆之際，獨能舍是哉？是以孫子則有賞罰孰行之說，尉子則有明賞決罰之說，衛公則有先愛後威之說，言二者不可偏廢也。如此，然人君執權以馭臣下，不徒設也。有意存焉，賞罰者權也，勸懲者意也。傳曰：賞當功，則臣下勸；非賞以

示勸乎？書曰：罰及汝身，弗可悔，非罰以示懲乎？湯誓有曰：予其大賚汝，予則孥戮汝，皆所以示勸懲也。賞罰惟可以示勸懲，故賞一可以勸百，罰一必欲可以懲衆，以其所及者寡，而所化者衆也。欲人有所感化，則所以用是權者，又欲其誠。惟誠則人必有所勸懲矣。信其賞者，言賞之不虛也；必其罰者，言罰之不疑也。齊威王一烹阿大夫，賞卽墨大夫，而諸侯以服。漢宣帝一信賞必罰，而單于請臣，信必之効，其施於天下也如是。况馭軍乎？此湯於誓衆之際，既曰：大賚汝，孥戮汝，而後繼之曰：朕不食言者，蓋欲示其信必也。惟其信必，故其所用雖及於人之所聞見，而所不聞見者亦將得於聞見，而有所勸懲矣。何者？天地雖遠，鬼神雖幽，而誠之所至，尚可以感格之。况於賞罰之用，既誠人獨不爲之陰化邪？

兵道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如何。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

一之爲說。或以爲心。謂用兵之道。不過乎守之以心。以兵法攻之。有所謂攻守一法。有所謂竒正一術。有所謂車步騎三者一法也。是則一者兵之至理也。且以聖人之道。尚欲以一貫之。侯王之治。亦欲以一正之。則一者其至理也。兵之爲道。不離乎至理之間。所以謂之莫過乎一也。惟抱乎一。則可以自用。而不爲人所制。故能獨往獨來者。言無所制也。尉子亦曰。獨往獨來者。

伯王之兵也。是理也。卽道也。兵之爲理。旣寓於道。則其妙也。亦極其變。而幾於神。此言兵之妙理。如是其極也。是理也。雖有所寓。而用之。則在於聖人。其用也。雖以機。用以勢。致而收其成功。則君實司之。不用以機。則無以密其謀。不致以勢。則無以聲其罪。兵之爲用。雖有異。要其成功。皆君也。蓋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也。太公以是告武王。欲武王盡其所以用之之理。武王惟得是理。故其舉之也。寓之於同心同德之人。托之於三千一心之臣。皆其一之所寓也。旣盡乎一心。知乎道與神之所在矣。及其用之。必示弱而後進。以其機所當然也。明誓以告爾有衆。以其勢當然也。用之雖異。而功之所成。則在於武王。非成之在君乎。兵道之用。若是其妙。故聖王之於兵。不敢輕而用之。視爲凶器。不得已用之。范蠡亦曰。兵。凶器也。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

帝禁之行者不利則其用之也非出於不得已乎太公之意勸武王成文王之志謂今日之用兵亦出於不得已也其所以不得已者蓋以商罪貫盈百姓有辭吾其可不應人而順天乎商王之所以可伐者以其殃亡之將至夫天下之事不難謹於艱難有事之際而難謹於閒暇無事之日天下雖若有泰山之安而不忘累卵之危雖若有終身之樂而不無一朝之憂商王安其存而不慮其危鳩其樂而不慮其殃此其禍之所以將至也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此又因以戒武王也謹終如始人之所難源其始也流其終也慮其始必思其終太宗嘗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實難是則源流所在皆可慮也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飢而實飽內精

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

形人之說兵家之要術也羸師以示楚人以勝形人是用越人以伯也柴以從可以勝齊也柴爲遁可以勝楚是則不有以誤敵不足以勝敵也孫子十三篇大抵以形人爲上如曰形人而我無形如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如曰形之而敵必從之皆形人之說也外亂內整示飢實飽與夫精鈍離合散聚皆所以形之也既有以形之必有以取之自陰謀密機以下又所以取之也兵之未用則其爲計也不可使人窺兵之既用則其爲用也不可使人知陰其謀者所以秘其計也密其機者所以藏其用也高其壘所以固守伏其銳寂若無聲所以示弱在我者既無形之可見則在敵者必怠於所備故敵不知所備而可以計取

矣。故欲西襲東而復有以役之也。

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用兵之法，大抵乘機不乘其機，而徒欲以力爭，勝負何自而決？邪？孫子有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又曰：出其不意，是皆乘機之說也。李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吳明徹曰：兵貴在速，亦乘機之說也。太公之意，非欲使武王得其機而乘之乎？既得其機，復加以速，宜其可以擊其不意也。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三十四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三十五

武韜發啓人之心術也。未合也。又我之世。其惡曰暴。天人之

文王在鄴，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

此文王發問太公圖商之計，謂商王之罪盈虐酷，殘害無罪之人，令太公助之，其為憂民之心，在伐商救民也。夫欲伐人者，必先盡其在己，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此盡其在己之事者。蓋惟修己而後可以待人，惟得民而後可以應天，賢有德者也。德修於己而後賢者歸之，故修德乃可以下賢，此修己以待人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惠足以及人，乃可以合天，故惠民以觀

天道此澤民以應天也。文王有徽柔懿恭，此文王之所以修德也。文王惟修是德，此闕天散宜生之徒，所以爲用也。非以下賢乎？發政施仁，必先四者，此文王之所以惠民也。文王惟能惠民，此天道之所以乃眷西顧也。非觀天道乎？惟有以觀天道，故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蓋天之譴人君也，必有以戒之。此天道之殃也。天道未有殃，其可先倡乎？人事之成敗，必有變焉。此人道之災也。人道未有災，其先謀乎？此言商雖可伐，而天殃人災未見，不可先以舉事也。昔者堯之去四凶，堯非不能去之也，而必待舜而去之者，蓋當堯之世，四凶之罪未暴白於世，而天人之心有未合也。及舜之世，則其惡已暴，天人之所以共憤，然後可以除之也。是以越之伐吳，吳未發而先發，而范蠡亦以天時人事告之。越王不從，卒有會稽之厄。惟天殃人

災既見，然後徐而圖之，無不可矣。

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鬪，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

敵之所蘊，雖若難知，而吾之所測，各以其術。心也，意也，情也，皆敵之所蘊也。心有所思，意有所欲，情有所發，心意情三者同出而異用。主之於內者，心也。傳曰：心之官則思，此心也。在心爲志，意與志一也。傳有所謂志意修，此則意之所存，自心而出，必有所欲也。若夫情，則有所觸而後發。傳有所謂情發於中，此則情之所觸而發也。自其內而言之，則心爲之主，意爲之用，而情則有所形矣。此心意情之別也。三者固爲難知，而吾之測之，各有

其術故知其心則何以哉。卽其陰陽而可以知之也。陽者其顯而可見者也。陰者其隱而難知者。所未爲之事也。卽其所已爲。皆心之所思也。故卽是而可以知其心。欲知其意則何以哉。卽其內外而可以知之也。外而人民田野。內而朝廷百官。始而觀其外。見其田野闢萬民安。則外治矣。次而求於內。見其朝廷清。百官正。則內治矣。既觀其外。又觀其內。若是者。皆志之所寓也。故可以知其志。欲知其情則何以哉。卽其親疎可知也。疎者所疎遠者也。親者所親者。所親近者也。既觀其疎。又觀其親。則其所去取者。其賢佞可知也。是乃情之所好惡也。故因是。可以知其情。太公告文王。以吾觀其野。吾觀其衆。吾觀其吏。其告武王。則以今商知存不知亡。知樂不知殃。若此言者。皆所以求心意情也。既盡其所以測之之術。則敵豈難知哉。既知其心意情之

所在。由是而制之。斯易爲術矣。故行其道。道可致。從其門。門可入。此因敵而爲之謀也。法有所謂踐壘隨敵。此則行其道之說也。彼有可入之道。吾因其道而造之。道可得而至矣。法有所謂承意從事。此則從其門之說也。彼有可入之門。而從之。則門可得而入矣。立其禮。爭其強。此制敵而措以勝也。法有所謂以禮爲固。此則立禮之說也。吾欲伐人。必先之以禮。以爲不可敗之道。此禮之所由以成也。法有所謂強必以謙服。此則爭其強之說也。彼雖強而吾有以爭之。則雖強而可勝也。文武之於商。或服事以驕之。或子女以樂之。若是者。皆所以行其道而從其門也。定其止齊之法。奮以熊羆之士。若是者。皆所以立其禮而爭其強也。既有以因之。復有以制之。則不勞餘力。而可以收成功。故全勝不鬪。大兵無創。此以計取而不用於兵也。法曰。爭勝於

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是則鬪而後勝未免於勞民若夫以全勝之則無用於戰鬪矣法曰上兵伐謀是則用兵而至於殺伐者非善用者也故大兵則無傷故無創文王之因壘降此全勝不鬪也大禹班師而苗格此大兵無創也乃若高皇戰於滎陽戰於垓下則非不鬪之全勝也至于惠帝之世瘡痍始瘳豈無創之大兵乎若是之兵皆以計取故其幽與鬼神通言其微妙而不可知也太公安得不以微哉而嘆美之

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

欲爲也若傳之所謂興助利毗之說也同惡相助者此相助以去其所惡也傳有所謂所惡與之去是也同好相趨以就其所欲也傳有所謂所欲與之聚也惟其有以得其心故雖無甲兵可以勝無衝機可以攻無溝塹可以守夫勝人者必以甲兵甲以爲衛兵以致戰有是乃可以勝衝蒙車也機械也皆攻城之具也溝塹可深峻其城池也皆守城之備也今無此可以攻可以守者以其所恃者人心也法有所謂不戰而屈人兵此則無甲兵而勝也有所謂無衝蒙而攻無渠荅而守此則無衝機攻無溝塹守也昔者成周之際於廢病者必有施舍之法於夫患民病之際則有施惠之法皆所以救其病也有相調之法有轉移之法皆所以成其情也田與追胥竭作又所以助其惡而趨其好也成周之法惟若是其善故當時聞有奠枕于京之安有

持盈守成之樂。而甲兵衝機溝壑。初未之修也。此其効歟。此皮日休所以曰古之取天下以民心。其以此歟。

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論聖人之德。固無以復加。而求至德之極。則不知其所極。智也。謀也。勇也。利也。皆聖人之德也。謂之大智。大謀。大勇。大利。則其德之無以復加也。自其大德而求之。似不難見也。然其至也。至於不智。不謀。不勇。不利。是又其至德之極。不可得而知也。且應事不可以無智。大智則無乎不知。智而不明。其智是以不智。料敵不可以無謀。大謀則無乎不周。謀而不泄。其謀是以不謀。決勝不可以無勇。大勇則莫之敢當。勇而不恃。其勇是以不勇。恤民不可以無利。大利則無乎不及。利而不居。其利是以不利。若是者。皆其德之至妙。而不可知其極也。昔武王渡孟津而觀政于

商。其智爲甚大也。陰謀修德。其謀爲甚大矣。一怒而安天下。其勇爲甚大也。散財發粟。其利爲甚大也。武王雖有是四者。而未嘗自以爲大。故天下亦莫知其所以爲大也。武王惟不自有其大。此天下所以歸之。而亦莫之知也。此傳所以曰聖人不自大。故能成其大。其以此歟。

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之。無有閉之也。

聖人待天下。以至公之心。則天下必趨。聖人以歸往之心。蓋聖人之於天下。非以爲已利也。將以利天下也。天下之民。撫之則后。虐之則讎。故利天下。則天下啓導之。害天下。則天下閉塞之。

吾惟有以利之。故天下啓之以取天下之道。其啓之者。將以與之同其利也。苟或害之。則天下必惡之。故閉塞之而不與之同。武王之伐商。武王非自利也。財可散則散之。粟可發則發之。所以利天下也。武王惟有利之。故倒戈之徒。自攻以北。壺漿之民。惟師是迎。非有利之乎。大抵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爲天下。此聖人所以無心取天下。不以私心歸必利之。而後同與啓之。故取天下者。若逐野獸。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昔秦隋之亡。若失其鹿。而天下共拊角之。非人皆有分肉之心乎。惟天下皆有是心。故若同舟而濟。患難與之共。旣濟。則皆得其利。漢室之興。大事旣成。韓信豨布之徒。皆得分地。而王關中。父老亦喜苛法之除。非濟則與之同其利乎。苟爲敗。則皆受其害。若是則得其利者。宜皆啓之。而無或閉之也。

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

昔哀公問有若。二吾不足。而有若對以百姓足。則君孰與不足。是則君不可以取之民也。民猶子也。父子豈有異財乎。此慈父之不忍推子也。父不可以推子。則君其可取之民乎。惟無以取之。乃所以取之。何者。吾不傷其財。則彼得以足其財。彼惟足其財。故可以供上之用。此無取者所以取之也。曰無取云者。非不之取也。取之有制也。且以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猶以爲猶道。况不之取乎。是知無取者無橫取也。苟不之取。則祭祀賓客。百官有司。其何以給邪。惟無橫取。故人樂於所供。而足於所用。在易之卦。損下益上。其卦爲損。損上益下。其卦爲益。是則爲之君。

者誠不可妄取於民也。推是心以往，則不惟可以及民也。雖施之國，施之天下，皆此心也。故自其無取於民而始，次則無取於國，終則無取於天下。既無以取之，則必有以利之。故不惟民利之，推之國則國利之，推之天下則天下利之。三代之君，或以貢或以助，或以徹，皆所以定取民之制也。惟取之有制，故自近及遠，無不蒙其澤焉。乃若秦之取之盡錙銖，天下之民何其不幸邪。

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兵之所資以爲用者，雖有不同，而兵之所以隱於無迹者，皆其所貴。道也，事也，勝也。此兵之所用，始終有不同也。而其不可見，不可聞，不可知，則皆欲其無迹焉。道也者，所以修之已，而以傾

人者也。道而可見，則道不足用矣。事也者，見於所行，而以制人者也。事而可聞，則事不足持矣。勝也者，所以決其成敗，而勝人也。勝而可知，則勝無自成矣。大抵兵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故道欲不可見，事欲不可聞，勝欲不可知。始則晦其道，次則密其事，而終則藏其勝。此其始終之序也。昔者武王之圖商也，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則其爲道也，不可見矣。其事多兵權奇計，則其爲事也，不可聞矣。至於牧野之戰，倒戈之徒，一北而成功，則其勝又烏可知邪？是三者惟欲其無迹，故其爲用也。既微而又微，故曰微哉微哉。言其微妙之至也。譬之鷙鳥之擊物，必卑飛斂翼以藏其形。鷙鳥鷹隼也，雖善擊，苟爲禽鳥之所見，則必避之。故卑飛斂翼以藏其形，而後可以擊之也。譬之猛獸之搏物，必弭耳俯伏以匿其形。猛獸豹虎也，虎豹雖善搏，苟或衆獸之所

見則必避之。故弭耳俯伏以匿其形，而後可以搏之也。夫以禽獸微物也，欲有所取，猶有所隱。況於取天下者，獨使人得而知之，聞之見之乎？是以聖人將動，必有愚色。愚也者，所以藏其智而不用也。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將欲張之，必固翕之。將以動其用，可不隱其用乎？此聖人將動，所以必有愚色也。此文王之所以遵養時晦者，蓋將以示其愚也。

今彼有商，眾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徵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眾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

國之治亂，皆有可見之形。觀其禮而知其政，聖人嘗有是言矣。是則國之政必有所可得而見者。昔夫子適蒲，入其境而稱之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

其廷曰：善哉，由也，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壑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至其廷，廷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觀此則知國之治亂，必有其證也。明矣。今商王之國，眾口相惑，則人有異志也。紛紛渺渺，則事無定度也。民之異也如此，政之亂也如此。而商王乃且好色無極，而不此之恤，其國必亡也。故太公指是以爲亡國之兆。况觀其田野之間，草菅勝於穀，此則農不得盡力於田畝也。觀其眾庶之間，則邪曲勝直，而公道不行，此則民無正論而大互相蒙也。觀其官吏，則暴虐殘賊以害其下，敗法亂刑以毀其公，上下安之而不自覺，其亡也必矣。故太公指以爲此亡國之

時也

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聖人之德。各有所寓。而有生之類。各得其欲。大明也。大義也。大兵也。皆聖人之德也。自其明示天下之際而言。則謂之大明。自其正天下之不正者言之。則謂之大義。自其爲天下除殘賊而言之。則謂之大兵。大明發而萬物皆照者。蓋大明則無所不照。故雖蔀屋之下。暗室之中。容光必照。此大明發而萬物所以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者。蓋仁義固所以利之也。况大義既發。則無所不利。故室家得以相慶。百姓得以按堵。此大義發而萬物所以皆利也。及推是而爲大兵。則萬物皆服。蓋仁人之兵。無敵於天下。今大兵既發。則所向者莫不聞風而靡。宜其萬物皆

服也。昔者武王之克商也。其德可謂至矣。觀其明誓告於汝衆。則其明亦大矣。故光乎四方。不復滅於文王之不顯。是則萬物皆照可知也。以至義伐不義。則其義亦大矣。故仁及草木。積成周家之忠厚。則萬物之利也。可知矣。以至牧野熊羆之士。驅馳于商郊。此則大兵之發也。雖前徒可使倒戈。攻于後。則其服也爲如何。是三者惟極其大。此聖人之德所以爲大也。故曰。大哉聖人之德。惟極其大。故獨聞獨見。不與衆同。而其樂可知也。所以爲樂者。以其謀出於己。可以成天下之功。而濟天下之大事。故樂也。

聖人何文啓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得。何嗇何憂。萬物皆道。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

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優之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勿復明之

聖人待天下以無心故其所守者本無常心也而文王未明其所守之術故有聖人何守之問太公乃言聖人所以守之道憂者憂慮也嗇者嗇嗇也自何憂而至於何嗇此聖人未得天下之時而無心於致治也果何所憂慮邪惟無所思慮不有所吝嗇任天下自至矣聖人惟無心於致治故萬物各得其所自何嗇而至於何憂此聖人既得天下之時而無心於保治也果無心於保治故萬物皆有所聚適之爲言聚也昔者大舜之有天下也初非有心於得之也垂衣拱手果何所思慮邪惟無所慮故無所嗇是以萬邦之民各於變以成風含哺之俗共擊壤

而興歌其皆得也可知及其既得天下也復以無心守之故視棄天下如棄弊屣果何所吝嗇邪惟無所吝嗇是以始於成都中於成邑而終於成天下則其萬物之道也爲如何聖人惟以無心待天下故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政之所施此以道化之也惟以道化之故其化之也以無迹是以莫知其所化之由時之所在此機之所動也機不可常故其爲可取之時莫知其所移聖人果何心哉不過守此而任物自然使之自化又孰得而窮其所以然哉無它終而復始機之運動不可得而知也機之運也終而必始則其移轉必有時也故聖人乘機而動必任之以自然而聽其自至故優之游之欲得於自得之間展轉求之以思其所得之道若是者乃機之始萌而籌其將至也機既萌矣則求而有得亦不可不深其謀故不可不

藏之於心。既藏之於心，亦必運之以謀。其謀之也，所以行之也。既行之矣，而復慮乎人之或乘之也，必有以神之，而使人莫之測。故勿復明之。若是者，於機之既發，而所以謀之者，必欲其密也。昔者文王之興，大有得於太公之言也。觀其道化之行，漢上無犯禮之女，林中有好德之夫，彼天下安知其所自邪？此文王無迹之化及乎人也。虞芮入境，而自釋其訟，二老既歸，而天下亦以往。是則天時之可爲，而民機以自動，亦不可得而知也。文王於此，豈敢以力取之哉？亦不過守此而使天下自化。至於萬邦作享，下土是式，孰知其所以然哉？若是者，豈非天時盛衰終而復始，商室既微，周道當興，數所必然歟？文王惟知其機之所在，故其與太公答問之間，必詢之以盈虛治亂之由，尊主安人之道，與夫助予憂民之心，皆所以求之於優游展轉之際也。太

公既告之，以商人所亡與夫時之所移，則是已得機矣。故雖三分有三，而以服事商，其所以事之者，所以藏之心也。既藏之必行之，故發政施仁，以濟斯民，既行之而不可明之，故其修德也必本於陰謀，則其爲機也。又豈不神乎？太公之言，文王其盡之矣。

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

此言功不可以爲已有也。以功爲功者，其功小；不以功爲功者，其功大。天地之於萬物，所以爲資始而資生也。天地之功亦大矣。而天地未嘗指是以爲己功。天地惟不以是爲功，此其功所以大而無窮也。故萬物雖生而有終，至於天地則長生而無或終極也。傳曰：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產而萬物化，是則天地豈自明其功乎？天地長久，其以此矣。聖人擬天地而參諸身，故凡

所爲亦天地若也。聖人出而應世，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其功亦大矣。聖人豈肯指是以爲已功邪？故不自明其功，惟不自明其功，此所以其名益彰也。當堯之世，含哺鼓腹之民，熙熙陶陶，而於堯之爲君，莫之能名，則堯不自以爲功矣。此堯之所以能爲五帝之盛帝也。文王之世，發政施仁，惠鮮鰥寡，而文王之爲君，方且不識不知，則文王亦豈認以爲已功邪？文王夫不以爲已功，此文王之所以爲三王之顯王也。

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分封賢人以爲萬國，命之曰大紀。

此言聖人以漸得天下，而人之歸之，有不得而止者，而聖人亦豈以是爲已利哉？必欲與天下有德者同其利，方其始也，歸之者雖寡，及其終也，其勢必大矣。故始則聚人爲家中，則聚家爲

國，終則聚國爲天下，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其所得豈不以漸而盛乎？天下之歸聖人也如此，而聖人不敢自利之，故分封賢人，以爲萬國。易曰：聖人建萬國，以親諸侯。此分封賢人而與之共治也。若是者，謂之何哉？曰大紀。紀者，以其制之有要，而其治可以有常而不易也。昔者少康興夏，成湯之興商，皆以漸得而不有其利者也。太康之有衆一旅者，此太康之得民也。湯以七十里而興，此湯之得民也。及其終也，皆能一天下，朝諸侯，則其所以聚國爲天下而分封賢人也，爲如何？文武之君，以至叢爾之民，推而至於三分天下有其二，又推而至於天下一定，則其所聚可知也。天下既定，乃建千八百國，則其分封萬國可知矣。成周之書，所以言其分國之制也，而有所謂以經邦國，以紀萬民者，非以其大紀之所寓在是歟。

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羣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

此言聖人順俗而教而天下化之各安其俗樂其化也陳其政教蓋聖人不欲匿法以愚民也故陳而示之使知其所可爲與其所不可爲者焉順其民俗蓋聖人欲因民而成俗也古之聖人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民蓋五方之民各有性也順俗而教治所當然也惟順而教之故可以使之習與性成而風俗以同矣惟能順而教之故奸民不容暴民不作而羣曲化而爲直矣變於形容以其咸與惟新而形容之間爲之一易則其所聞所見皆王道之正直也謂之變於正直者以其能爲直所揉而化之可變其形容也人既爲上所化則皆知守分而不至於紛爭矣故萬國不通各樂其所夫所謂不通者非不交通

也自守其地而不通兵也言天下無戰爭之事故兵革不通焉人惟安其所故必知所自樂是以愛戴其上若是者謂之何哉曰大定大定者以天下之舉安也昔者周王旣成功之後至于成王之時正月之吉則有象魏之垂所以陳其政教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此則順其民俗也旣歷三紀世變風移此則羣化之變也掌交巡邦國及萬民之所聚而和其好達其說此則方國各樂其所而人愛其上也成周之際太平歌於旣醉盈成誅於鳧鷖其大定爲如何

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

治之所尚者異則治之所成者亦異聖賢之心均於求治也而

治之所尚。則有道有義焉。聖人者。道之管也。聖人惟以道化人。故其爲化。一本於無爲。此所以務有以靜之也。若夫賢人。則禮義之所自出也。賢人惟以義爲治。故其爲化。必欲正天下之不正者。此所以務有以正之也。其在荀子。有曰。靜而聖。動而王。聖王本一也。而所以異者。以其所尚者異。靜則無爲。故聖。動則有爲。故王。荀子之意。亦太公之意也。靜之則聖。正之則賢。其所尚異。故所成亦異也。聖非不能正也。湯武正于夏商。正也。湯武豈可獨以賢名。賢非不能靜也。文帝亦七制之賢君矣。恭儉清淨。非靜乎。此無他。聖賢一也。可靜則靜。可正則正。治之所尚當然也。道與義異化也。何聖賢之拘。昔者堯舜之君。聖者也。恭己岩廊。非心黃屋康衢之誣。莫之爲而自然。朝野之間。雖屢詢而不知。其靜也爲如何。武宣之君。賢君也。雪累年之耻。而從事遠征。

因單于之爭。而受其來朝。是又所以正之也。既不自靜。又不能正。而乃欲與之角力以爭。是亦愚者也。此六國之所以見敗於秦。而息侯之所以取衄於鄭也。是不能正。而欲與人爭。愚之甚也。上勞則刑繁。此又言上好生事。則易以殘民。故繁其刑以威民。欲民之必從。民見其刑罰之濫。故憂其無所措手足。既憂則不安其居。故流亡。若是則上下不安其生。至於累世不休。茲其爲失不已大乎。故命之曰大失。此秦相商鞅。欲爲富強之術。恐民不從。乃嚴其刑以威之。雖太子之師傅。亦有所不免。况於民乎。秦之亡也。可立而待矣。

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

從政是以天無爲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文王曰
公言乃協予懷夙夜念之不忘以用爲常

物有自然之勢民有自然之性民心無常其已久矣而其性則
有自然者譬之流水焉或行或止或清皆其勢之必然也止非
自止也不之決也障而後止行非自行也不之遏也啓之而後
行也至於靜而不之擾則必還其清矣此其勢也至於民之爲
性亦固靜也古之論治國者謂若烹小鮮慎勿擾之則天下之
人必貴於安靜也安靜則治亦猶水之靜而清也此性之自然
也苟或拒之則必止導之則必行亦猶水也昔之論以民爲鑒
者嘗謂人無於水鑒當於民鑒則民性所存尤過於水也可不
欲使之清乎人性之欲靜也如此斯民也豈不神乎故以神哉
稱之聖人之於民也可不究其始終哉見其始而知其終則必

知其性之所極而不之擾聖人必當究其終始而不可或擾則
其所以靜之道不可不之求也故文王復以靜之奈何爲問
蓋欲求其所以靜之道也太公乃言天人之理以答之謂天
有常形者蓋輕清而以負爲體者此天之常形也好靜而以安
爲樂者此民之常生也民之不可擾也若此故必有以與之共
其生使之安俗樂業而天下自爾靜矣是以古之化民者時有
異時治有異治上古之世耕田鑿井含哺鼓腹不知帝力於我
何有其所以然者以其有以因之也因之者謂因其所欲而使
自爲之上之人初不勞餘力而彼自爾充足也及中古之世則
不可以因之矣何不可也以其俗澆民詐必有以化之而後可
以使之從是以成周之世教稼穡則有官趨耕耨則有官若是
者皆所以化之也化而後從政是未免有所待而然也孰若上

古之世因之而使之自然歟。民惟欲得其自然。故天則以無爲而成事。民則以無與而自富。蓋天之生斯物也。本以無心也。天而有心。則勞而不徧矣。孰若任以無爲。而化以無迹。使事自成耶。孔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天以無爲而成事也。民無與而自富。是又至治無功也。老子曰。我無欲而民自富。則欲民之富殖者。不可或求其功也。求所以富之。則反以勞之矣。此所以無與其事。而使彼自富也。昔者堯之爲君。法天而治也。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則堯之於民。一如天也。天惟以無爲而成事。故堯之於民亦然。當堯之世。百姓皆曰。帝力何有於我。問之在朝。在朝不知。問之在野。在野不知。若是則堯之所以無心於民者。一如天之於物也。故曰。堯仁如天。聖人之德不過乎此。故曰。此聖人之德也。蓋惟盡其無爲之德。斯可以見其

而莫大之德。聖人惟能無爲。而使民自富。此所以爲至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叶朕懷。文王之心。亦以安靜斯民。而非有以擾之也。蓋當商之末世。天下擾亂。幸文王有一怒之安。則天下幸甚矣。而太公乃以靜之之說告之。宜其與文王合也。古之欲造大事者。其君臣之謀。未始有不合者。羊祜平吳。其意適與武帝合。裴度平淮。其意適與憲宗合。蓋惟有以叶其謀。斯可以成其事。然所慮者。在於能聽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久。必夙夜念之。不忘而用此。以爲常行之道。則其所行也。爲甚久矣。斯民何其幸耶。

文伐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

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角奸節乃定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爲置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六曰收其內間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七曰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爲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大必敗九曰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爲之榮微飾聖人國乃大偷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旣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十有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危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爲之陰內智士使圖其計

納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十有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天下不可以力爭也我以力鬪彼以力拒成敗若何而決必也伐之以文然後足以成其事兵雖以武爲用而必以文爲本文者謀之所寓也謀之爲用不一而足凡十有二節言有十二度也其節度若是其多者蓋未戰而勝者得籌多也是以大夫種之教越圖吳則有七術陳平之爲漢圖楚則有六奇以至荀彧以十敗料袁李靖以十策圖銑皆欲以多爲貴也多則無所不備此文伐之法所以有十二焉其一則因其所喜而順之不可或之逆也若是則可以奉其志而逢其惡故驕心由是

生好事由是見吾於此必有以因之乃可以肆其志而成其事故因之則可以去之蓋欲順以成事也湯之於葛也爲其無以爲犧牲則遺之牛羊無以爲粢盛則使亳衆爲之耕若是者皆欲因而去之也其二則親其所愛以分其威彼之所親幸之臣既爲我所親則必背其君而罔其民故君之威勢以是而分一人兩心則一心爲我所役故兩心若是則國中必衰而忠臣亦爲之陷所以社稷危亡也此越人之遺吳太宰嚭而終於殺伍員以亡其國也其三則結其左右以探其情彼之左右所親信者既陰以賂而遺之則彼必告以其情故得情甚深彼爲我所誘則其身雖在彼國而其情則惟我之戀故身內而情外若是則其君爲所鬻故國將生害此亦越范蠡使人遺吳太宰嚭而終以克吳也其四則因其所好而以逢之彼惟志在於淫樂吾

則輔之而使貪於樂彼惟好貨吾則賂之以珠玉彼惟好色吾則娛之以美人彼之心既爲我所役而吾又能卑辭以下之委身以聽之順其命而迎合其意若是則彼必自以爲得計而不與吾爭耳彼惟不爭則彼之姦事可得而預知之矣故姦節乃定此如散宜生闕夭之徒遺紂以美女以出文王太王遺狄人以珠玉皮幣皆所以成其姦節也其五則離其君臣之情彼之忠臣彼之所取信也忠臣不可以財誘故嚴之而以間其君使其君不之信賂有所不愛故薄其賂彼有使至諭吾以事吾則背其事而不從其命則彼之計無所施而其君必不之信矣既有以間之必有以代之故亟爲置代以奪其位而使其使以爲反間待之以誠事告之則彼之君必我信而離彼矣若不能置代而其君復親而使之則必復與之合若是則其情雖離而親

猶未離也。苟能嚴而間之，則君臣異志，故其國可謀。此正如漢之間亞父，因其使至於易其所以待之者，果使項王疑之，而亞父去矣。其六則內收其大臣之心，而外致其間，彼大臣既心向於我，則必外而相助於我，而不爲其君謀國。此國所以少有不亡者。此亦越賂吳太宰嚭也。其七則必有以惑其上下，誘之以利，以錮其心，使其君惟利是慕，而無遠慮。此則晉遺虞以璧，乘而反以圖虞也。收其左右忠愛之心，陰示以利，使其臣貪於利，而不恤其國。此亦越遺太宰嚭，而以圖吳也。其君既交，征利則必忽於農事，而國無蓄積，空虛。其八則賂其將，而圖其國。將者國之輔也。今而賂以重利，以誘其心，資之以謀，以役其心，則彼必我信。是謂重親。重親者，吾能重彼之所親，使反彼而親我也。既重其所親，積之以久，則彼之心，其信我也堅，故必反爲我間。若

是則彼之國雖彼之所有而已，外附於我矣。故其地必大敗。昔漢入嶢關，謂秦將者賈孺，乃遺以重寶。秦將乃與連和，而高祖始得以入關矣。其九則尊而驕之，以侈其志。尊之以名，示以大勢，致其大尊，榮飾聖人，皆所以驕之。尊之以名，則予之以高名，無難其身，則使之安其樂。彼既貪其名，而安其樂，則其志必驕矣。示以大勢，亦所以尊之也。從之必信，又所以順之也。彼既喜其勢之尊，而信吾之信已，則其志必驕矣。致其大尊，亦所以歸之以至尊也。先爲之榮名，而微以聖人飾而歸之，則彼必自負矣。既尊之以名，而復示之以勢者，蓋名則如稱王稱帝也。勢則以其形勢之大也，而致其大尊者，又以其爲尊之極也。微飾聖人，使之言其德可以當是崇高富貴也。以是驕之，則彼必恃其尊崇，而不加意於其國，宜其國之偷而弊也。謂之大偷之甚也。

此正六國帝秦因以亡。唐高祖奉書李密，而李密因以敗。其國豈不偷乎？其十則欲得其情，而以漸取之。下之以信，則彼必惟我之聽，其情可得矣。既得其情，則不可逆之。故承意應事，以致其從。如與同生，示無害彼之心。若是則彼之情，既爲我得矣。既得而驟以去之，則彼必暴至。故當微而收之，以漸使不自覺悟。及其危亡將至之時，如天喪之而已，亦不之知。此正高祖之於項羽。當項王欲王關中，則假項梁語以無他意。王漢中則燒棧道以示無還心。其所以下之得其情，承意以應其事，非欲與之俱生乎？而漢王於此亦不以驟取之。方且養其姦而滋其惡，至於垓下之役，乃追而取之。且使羽有天亡之悔，非得其情而以漸取之，使之不自覺乎？其十有一則驕其心而誘其臣，以爲閉塞之道。蓋人情無不欲富貴惡死咎。吾則因其所欲而收之，以

至於納勇智之士，皆所以誘其臣也。陰示大尊，又所以驕之而使不疑也。乃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則彼之爲臣者，慕吾之利，必歸於我。而吾又當厚其所積，以爲養士之資。而外則陰收其士心，有智謀者，吾則納之而使圖其計。有勇力者，吾則納之而使高其氣。使彼各足於所欲，極其富貴，而至於繁滋，則彼之臣皆樂爲吾用。吾得其人，則吾之徒黨已備，而可以圖彼之國。是彼爲我所塞矣。塞者以其閉塞之而使不知其臣之爲已用國之爲已圖也。有國而塞則必壞矣。安能復有其國。此亦高祖之於項羽。遣隋何以召黥布，築將壇以拜韓信，陳平張良之徒，皆樂爲之謀。陳豨樊噲之徒，皆力爲之用。高祖惟有以收楚之臣而用之，則高祖之徒黨已具矣。宜其可以拒項羽而取天下也。其十有二則養其亂臣者，彼之所親信而委用者也。養以迷之則

而無所殊。是以能容天下也。此無他。有容德乃大也。惟有容。乃足以見其德之大。則以大蓋之。豈不足以容天下乎。信蓋天下者。以其誠之至。而可以結之也。聖人惟以是誠而結之。故能使之附麗。係屬而不散。是以能約天下也。此無他。信見信也。惟信。乃足以見信。則以信蓋之。豈不足以約天下乎。仁蓋天下。此聖人之仁政。可以及之也。聖人惟以是仁政而蓋之。故能使之歸往。趨附之不暇。是以能懷天下也。蓋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惟懷于有仁。則以仁蓋之者。豈不足以懷之乎。恩蓋天下。此聖人之恩惠。足以及之也。聖人惟推是恩以蓋之。故能使之親附。固結而不忍去。所以能保天下也。蓋推恩足以保四海。惟推恩足以保四海。則以恩蓋之。豈不足以保之乎。權蓋天下者。此聖人之勢。足以制之也。聖人惟以是勢而制之。故可以維持天下而

使之奔走服從。所以能不失天下也。蓋國柄不可以借人。借人國柄。則失其權。權足以蓋之。豈不能不失天下乎。凡此皆其道足以覆之。故天下無不服也。道既足以覆之。則其舉之也。必可以成功。故事可以往而不疑。雖天之運。不能移易。時之變。不能遷徙。蓋以其事可以決往。功可以必成。天時不能易也。此無他。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人事既至。天必從之。雖有運變。何足怪邪。惟備是六者。則天下必為己有矣。故可以為天下政。為天下政者。蓋若是。則可以為政於天下。以天下之權歸於己也。昔者武王之興也。承文之丕謨。揚己之丕烈。則其大足以蓋天下矣。盟津之會。不期者八百國。則其信足以蓋天下也。不忘遠。不泄邇。則其仁足以蓋天下也。發財散粟。列爵分土。則其恩足以蓋天下也。箕子告之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則其權足以蓋天下也。

天下安得而不歸乎周。則其所以容之約之懷之保之不失之也明矣。至於牧野之役。三千一心。雖雷雨晦明。群公盡恐。而太公乃折箸焚龜。示以必往。誠以事不可疑。雖天運時變。不能遷移也。武王惟備是六者。所以能為天下王而制天下政也。周家八百載之業。其基於此矣。

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處之。

天下之道。施報而已。利之生之。徹之安之。皆所以施之也。啓之德之。通之恃之。皆所以報之也。施報之者。亦以其道。苟非其道。則害而不利。殺而不生。窮而不徹。危而不安。而天下亦由是而

閉之。賊之。仇之。災之。亦其施報之理也。利天下者。天下啓之。此言上有以適天下之欲。則天下皆欲其王已。故啓之以取天下之路。利者人之所欲也。因所利而利之。彼豈不吾啓邪。若夫不有以利之而反害之。則彼必失其所欲。豈欲其王已邪。故必閉之。而使不得有為於天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此言上有以遂天下之性。則天下悅之。故以是而為德。生者民之性命之所存也。俾天下各正其性命。彼豈不原其所歸而德已邪。若夫殺之。則不有以生之。而民不獲保其性命矣。故必賊之。而亦使之不共存於天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此言上以情示乎下。則天下必以其情而達之。徹者徹其情而示之以無所隱也。彼見上以情示之。則亦必以情應之。此所以天下通之也。若夫不徹以示之。而困窮之。使不得言。則天下亦不以情告。而反尤怨之矣。安

天下者天下恃之。言有以因其俗，則彼必資是以樂其業。安者使之安，止其所生，水安水生，陵安陵。彼既獲其安，則必歸所恃。此天下所以恃之也。若夫不有以安之，而反有以危之，則彼不安於其所，而思禍變之作。此所以災之也。大抵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非一人之天下，故天下不能私一人，而一人亦不能求天下。必其有以施之，而後天下以是報之。苟非其道，必不能之矣。故惟有道者，乃能處之。昔者文武之興，仁政之施，所以利天下也。救民水火，所以生天下也。明誓之告，所以徹天下也。一怒之威，所以安天下也。文武之君，惟以是施之，宜天下啓之德，之通之恃之，而咸與歸之也。文武之君，非有道之主，則亦何以能處此也。此書稱武王曰：有道曾孫，宜其可以處此也。天下安得不周。

三疑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二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剛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道，周密爲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疎之。無使得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啗之以利，養之以味，娛之以樂。既離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覺其意，然後可成。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餒食之，從而愛之。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

古之伐人之國者，必有隙可投，有釁可乘，而後可以取之。今以

其勢求之。則其勢強而不弱。以其情求之。則其情親而不離。以其兵而求之。則其兵衆而不寡。若是則敵未有隙也。未有釁也。其何以能決勝而立功邪。此武王所以疑其不能攻之離之散之也。強固難攻也。然有攻之道。項楚之勢。始非不強。及張良之計行。而楚強不足恃矣。楚之君臣。始非不親。及陳平之計行。而楚親不自信矣。楚之子弟。始非不衆。及楚歌之聲一聞。而楚衆無復爲楚矣。是則武王之所疑者。皆不足疑矣。大抵欲伐人之國者。必因之而後可以成功。法有所謂踐墨隨敵。因形用權者。皆所以因之也。少師侈則請羸師以張之。絞人貪則縱採樵以誘之。所謂因者此也。因敵固可以制敵。然所以料敵則有謀。所以役人則有財。謀不可泄。馬邑之役。匈奴覺之而去。此不能謹其謀也。財不可恪。衛國之民愛甲者皆不欲戰。此不能用其財。

也能因敵而制之。加以謹謀用財。則敵國可取矣。夫攻強之道。非強固可攻也。以有術也。甍羸者壽考。盛壯者暴亡。人既有所恃。而吾復養而益之。則彼之有所恃者。必將驕矣。驕則怠。怠則敗。此所以可攻也。彼強矣。吾從而養之。使強盛。此乃將欲取之。必因予之也。益之而使張大。此乃將欲翕之。必因張之也。彼既恃其強。樂其張。則必輕於自用。而忘其所戒。此所以必折必缺也。太强而折者。以其過於強。則必折也。太剛而缺者。以其過於剛。而則必缺也。號以驕而復有爲。田之勝。則晉之所以養之益之者極矣。亡夏陽。不懼而又有功。天奪之鑒。此則強而必折。剛而必缺也。號之亡也。可卜於此。故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此因之之說也。夫敵必有可見之形。而後有可取之理。而不在于他求也。卽彼之形。因而制之耳。彼強矣。吾因其強而以攻。

之彼親矣。吾因其親而以離之。彼衆矣。吾因其衆而以散之。以強攻強則必有奇計以益之。而後其強可攻也。卑辭厚幣奉書推尊皆所以益其強而攻之也。以親離親則必有貨賂以誘之。而後其親可離矣。收其左右賂以重寶皆所以離其親也。以衆散衆則必有恩惠以及之。而後其衆可散也。發政施仁散財發粟皆所以離其衆也。太公養之使強益之使張此則以強攻強也。昇其所愛與其寵人此則以親離親也。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此則以衆散衆也。凡謀之道周密爲寶自此以下是以謹謀因財也。謀以周密爲貴周備也。秘密也。陰其謀密其機此兵家之要法也。馬邑有伏平地有奇非所謂周密也。周密者必若李光弼之擒二將二將已擒而諸將且有何易之問然後足以盡之也。蓋計者兵之所用而神者計之所貴。法曰將謀欲密其以此

歟。善爲謀者必設之以事玩之以利而以激其爭心。設之以事者謂本無此事而僞設之。所以誤敵也。玩之以利者謂彼本有貪心而吾復以利樂之。彼旣爲吾所役則必與吾爭。此爭心之所以起也。夫善爲兵者初不可激而怒也。今彼爲我所役而欲與我爭則彼非善者也。斯可得而利之也。漢王以梁王反書示項羽設之以事也。封秦府庫以遺項羽玩之以利也。漢王惟以是設之。此項王所以必欲與之爭而後已。非爭心由是而起乎。欲離其親則必因其所愛與其寵人。此乃敵之所取信之人也。吾必有以誘之。與其所欲示其所利乃所以啗之也。旣有以啗其所寵愛之人則其君之所親者固可得而踈間之矣。無使得以伸其志之所欲彼所寵愛者旣爲利所啗而喜於利則必無疑於我矣。故遺疑乃止而無少疑也。太宰嚭爲越所遺而吳王

之志不獲伸矣。豈非其心爲利所惑，故輕於君而不復致疑於我哉。凡攻之道，此又伸言攻強之道也。必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大者。蓋人惟明於機，則不可得而傾，必先塞其明，使彼不知其或亡，而欲恣其所爲，則彼雖強可得而攻，雖大可得而毀，越人於吳，必去其直諫之臣，而下以貸粟之事，所以塞其明也。夫然後因其伐齊之舉，與夫黃池之會，而吳之強大爲可謀矣。除民之害，則必有術，養成其惡，然後可得而共之。不有以養成，則其惡不彰，而民心不離。淫以色，啗以利，養以味，娛以樂，皆所以養成之也。太公於文伐十二節，有所謂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是亦將以逢其欲而去之也。彼旣得以遂其所欲，則其親者離矣。旣離其親，豈復有意於民，故必使遠民，言使之不親民事也。是謀也，乃陰謀也，不可使人知，是謀一行

則可以擠之於危亡之地，故扶而納之，莫覺其所以擠之之意。則吾之志始可得而有成矣。此正太公以陰謀之說告武王，而與之傾商政也。彼旣不意吾民，而民始懷吾之惠矣。欲施惠於民，必不可以愛財。蓋財可以聚民也，無財不可以爲悅。易曰：何以聚民，曰財。則惠民者不可以愛財也。蓋民如牛馬，必有以飼之，而後可以用之。數餽食之所以愛也，飼而不愛之，則彼必悖而不馴，故必當愛之。財固可以得民也，而所以理財則出於聖人之心術。聖人推是心以開啓其智，用是智以開啓其財，則所以理是財者，本於聖人之心術也。聖人惟以是心術而理財，故用財而可以得人心，因財以致衆，因衆以致賢，皆財之所由啓也。人心其有不歸之乎。人心旣歸，則因之而可以成王業。蓋賢人之心，蓋爲我所致，則必與吾共興王於天下矣。蓋得賢則可

以立邦家之基。宜其可以王天下也。太公之於文武。其所以告之者。皆此意也。觀其告文王也。則有所謂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士。士可竭。推而至於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是亦以財啓衆。以衆啓賢。以賢王天下之意也。而其終篇有所謂樂哉。聖人之慮。茲非心以啓智之意乎。太公既以是意而告文王。復以是意而告武王。豈非欲使之成其志於天下。周家社稷之立。太公之力歟。

